

後漢書



劉玄劉益子列傳第一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

賢註

唐

章懷

太子

賢註

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修

劉玄傳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

渠生蒼悟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徽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徽後來用調羹味

游徽大怒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公公詐

縛播數百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一

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

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苳而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苳鳧苳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新如指頭黑色可食苳音胡了反鳧苳苳續漢書作符訾新

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

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

林山在今荊州常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荆

州牧某史闕名也發莽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

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

輜重續漢書曰收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鈎牧車屨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頌曰案馬謂

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

雲杜安陸安陸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

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

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卬作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

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

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弔反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眾故權以為官名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

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

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涿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卽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

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

更始遣定國上

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

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

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

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子池中臺也爲水所漸潤故以爲名

收璽綬

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

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

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

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初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

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

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

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

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

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

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

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

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鄧城縣南也五威中郎

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

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

尹尊為郎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

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

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多著繡面衣錦袴檐榆諸于罵詈道中褚綸諸于見光武紀續漢志曰

特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長安為之

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松

傳曰故軍帥將軍劉放曰案是時多置軍師師師禹豫章

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

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春秋漢合掌

為三台九卿為此斗故三公象王歲九卿法河海二十

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享合為帝住以臣綱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

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
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
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而當
輔佐網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
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
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屠敗衿傷錦所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
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夫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
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
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
嘗操刀而使使之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
割其傷實多也

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唯

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
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
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
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
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
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
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
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
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潯

鄉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括從山

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松

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號州湖城縣之間

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印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

間日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

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死王等兵事若不集復

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

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

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極以拒之振音子侯反續漢志

日新豐有鴻門亭極城即此也張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

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龜腹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

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更始龜音五于反腹音

妻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

出召張印等印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

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

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

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

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印等

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

與張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

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

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

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

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

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諸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

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

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

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

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

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

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

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

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

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

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

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

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

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

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封巡

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兵約紂未可伐斯時

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工一師東觀兵孟津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漢起臨一輕黠烏合之衆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臨一輕黠烏合之衆輕黠謂輕銳也烏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旆之

所撫及撫與麾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額爭受職

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

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

帝孫朱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

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

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

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

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責反力可搯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搯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毋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于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猛勇皆附之一歲

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劉頌曰案逢字從各音龐字自從各非借逢為龐音此

傳內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皆誤

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主

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

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為名

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

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

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

天啟二年刊

沈相稱曰臣人

劉放曰案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

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
人亦誤也當作巨臣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擊

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

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

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

乃解去時呂母病歿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戰敗

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

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

復與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

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

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

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

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

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

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南州上洛縣東河圖拈地象曰

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崇禎三年刊

史集卷一

二

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

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品安社稷

故郡國多爲立祠馬盆子承其後故中軍祠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

何故爲賊縣官謂天手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

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

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

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

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誣言益甚前及鄭今

州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

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

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

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

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放曰

案吏當爲吏說並見上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

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

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

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笥篋也

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陞

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

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
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

之復還依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

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

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

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乘鮮車大馬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襜

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而猶從牧

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

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

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

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東都門宣平門長

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樂宮諸將日會論功音謹呼謹詳也謹反拔劍擊柱

能相一三輔郡縣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奪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

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

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於簡冊

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已名也各

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劔罵曰諸卿皆老傭

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亂有亦兒戲尚不如此皆

可格殺相格而殺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

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

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

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

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菰根捕池魚而食之死

者因相理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

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

使中黃門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

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

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

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

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

知唯諸君省察也劉恭為式侯言衆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

曰此寧式侯事邪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

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

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

無所離死離避也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與

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

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
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
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
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
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
班輪青蓋左右駢
駕三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
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
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
汗辱吕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漢儀注
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
不至足綴以黃金纒謂之為玉匣也故赤眉得多行姪

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右扶風

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

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

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稟街中

舊事曰長安城中有稟街

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

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

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

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

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

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山谷死者十餘萬
 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
 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
 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
 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
 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
 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
 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底即峭坂也在今洛
 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

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

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

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士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

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
 洛州福昌縣東鄜元水經注

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
 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

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

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

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又
 蚩癡也

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濁音奴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劉攽曰案文當云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一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青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益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起無所聞知借我中典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持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後漢書十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

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

景帝七代孫也

好奇數術任

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

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

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毋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

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

趙飛鷲也

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

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

輿年

十一

○劉歆日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十二

至蜀十七到丹陽

丹陽楚所封也在今歸州佛歸縣東也

二十還長安展

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

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即會人間傳赤眉將渡

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眾心百姓多

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

城止於王宮

故趙王之宮也

立即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

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日字凡有日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

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

篡取順知命者將護朕躬

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即韓公等

解形河濱

削迹趙魏解形指魏解形指魏王莽竊以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

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

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地

故春陵近衡山故南嶽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

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

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典義兵咸以助

朕皆當裂土享作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

詣行在所

天子所在

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

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

負侍

弱者惶惑今元

元創夷已過半矣

瘡傷也

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
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起也音發兵徇旁縣遂攻栢人不
下議者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
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又
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
已誅王饒不戰自服書滿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續
作蒲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
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
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許子與者乎

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
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
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內
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都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
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為王
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
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
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

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

宋州單父縣北倭音紋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

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

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

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

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

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

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

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

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屬梁國

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水與麾下數十人

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水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

樂彊建從水走保湖陵二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

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

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

城迎永

反音播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

茂建走鄩

今亳州縣也鄩音在何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

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

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

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

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

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

率眾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

新陽縣屬東海郡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

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

帝至蕃

音蕃

皮又音婆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

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

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眾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

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

繒縣名故

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

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

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

走保胸

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闕門即此地也

劉紆

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

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

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

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

獲其妻子

劉紆進

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

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父若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

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

方與音方湛追斬憲於方與

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

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

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
 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郡王闕為琅邪太守步拒
 之不得進闕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
 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
 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
 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壽光縣南青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
 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
 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濱廣濱漸也兵甲

日盛王闕懼其眾散乃請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
 兵引闕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闕按劍曰太
 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闕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
 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闕關
 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
 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步為齊
 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
 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闕諫曰梁王以奉本
 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

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
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
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
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率劇步退保平
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
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帝乃遣
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
首降步三寨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
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

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儵
追擊斬之

王閔傳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
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
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
闈官中舉手叱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
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
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

篡位僭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常擊藥手內莽
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五莽每郡置屬令職

如都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

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

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

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

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

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

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

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豐皆縣名故城今壽州也屬廬江郡灊縣

安風注作安豐安風豐皆縣名從傳是楊州牧歐陽歆遣兵不能剋帝

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歆請得喻降臨曉喻

而降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為

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

容貌能飲飯飯音扶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

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

士曰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劉歆

文不具少置大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

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

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也承制得專拜

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

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

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

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

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

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

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

軍蓋延狐奴人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

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

寵上謁自負甘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不能滿其意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

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北道

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

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

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將軍及莽篡位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

一

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質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未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在譖已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

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况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北若還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遂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

義日以利合曰從
以威力相脅曰橫
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

夢又多見怪變東
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于后蘭卿

質漢歸故不信之
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

獨在便室便室之非正室也
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

著牀告外吏云大
奴婢各置一處即又以寵命

呼其妻妻入大驚
趣為諸將軍辦裝

物留一奴守寵寵
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

密所迫劫耳解我
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

小奴意欲解之視
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

收金玉衣物至寵
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

夜後解寵手令作
訛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

后蘭卿所速開門
出勿稽留之稽傳書成即斬寵及妻

頭置囊中使持記
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日

閣門不開官屬踰
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

共立寵子午為王
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

首詣征虜將軍祭
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傳

後漢書

卷二

盧芳字君期安定

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

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王莽

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

帝曾孫劉文伯曾

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

皇后生三子遭江

克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

二之長陵小子回

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

回卿不出因居左

谷坐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

誑惑安定間王莽

未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

長安徵芳為騎都

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

傑共計議以芳劉

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

軍西平王欲平定故以為

西方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

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衰

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呼韓邪單于降漢入

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

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

句音古侯反

芳與兄禽弟

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

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

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

渠王入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

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

俱入塞都九原縣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

掠有五原朔方雲

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
 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
 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
 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
 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
 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
 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為名昱弟憲武進侯十六
 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

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
 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
 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
 遂西連羗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
 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承
 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
 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
 故肺附若肝肺相附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
 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
 集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卷二

古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

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

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

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

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駸

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

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

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

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

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

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其又況其

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

逐圖哉不因時擾攘苟恣縱而

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拯強歲月之間極強謂強梁也前書伍枝

謂淮南王安曰極強江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

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

贊曰天地閉華華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

野戰羣龍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音昌芳僭詐

宣靖八年刊

後漢書二

七

遂共推為上將軍躡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

子必能用蹠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蹠既立遣使聘

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蹠曰足

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

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

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人神者

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

兆除地以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合

諸蹠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蹠等皆稱

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史也璧者祝畢有司穿坎于

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牽

馬操刀奉盤錯錐遂割牲而盟臣按蕭該音引字註

曰宋楚之間謂益為題據下文云錐不濡血明非益益

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

留犁飯也撓攪也以此而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

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

文皇武皇裨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錐

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錐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

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葬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

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

大夫屬正屬令恭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

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

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

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

守劉放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

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

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故新

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

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上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

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王路堂

援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

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燕為太子以為祥應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

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十餘言能誦

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劉放曰案本傳作五

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

多竹故引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

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

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莽

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

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

稱先號兆而後笑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莽昔秦始皇

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

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

中言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

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千萬世傳之

無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循二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

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

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錮山澤奪民本

業莽制名山山大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

昭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

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

曰新都顯王穆廟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

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構飾以金銅瑀文窮極百

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放曰窮

極土作案文士當作王凡典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發

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發

冢河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

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

十騎四法冠晨夜密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

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

入莽又作不順時之法春灌以醇醢裂以五毒莽以董

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

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

制乃至歲後變更一莽至五易貨幣莽改時百姓便安

莽錢夫小兩行難知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使民昏

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

挾銅炭沒入鍾官莽特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

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

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

詐殺邯鄲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羗戎東摘濊貊擄

也西羗靡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

皆亡出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

地無類瀕滌也滌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

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

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

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

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

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

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

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

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

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

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

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日服于王為然後還師振旅橐

高句麗日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三

五

弓臥鼓

周禮曰日出日理兵入日振旅詩周頌曰載戢于戈載橐弓矢橐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

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躬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

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

皆無叛者蹕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

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

中亦起兵誅王莽蹕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

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蹕及崔義

等蹕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蹕不聽望以

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

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

望平陵人以與器別

郡故言

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

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

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

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

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又並會羽翮比

肩

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

望無耆耆之德而猥

託賓客之上

猥猶濫也

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

之分誠終不肯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

偏舟於五湖

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

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

事也今既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卷三

六

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放日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答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

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有如水

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

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

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豎等遂至長安

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

豎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豎忠以為御

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

北躡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

諸將欲劫更始東歸躡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

召躡躡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

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躡閉門

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

安城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

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躡素謙恭

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

恭莽改清河為平河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為師友趙秉蘇衡

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祀有先也申屠

天啓二年刊

剛杜林為持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

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

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

杜林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

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

陽禹裨將馮惜引兵叛禹西向天水鄧逆擊破之於高

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鄧為

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

上隴鄧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

間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鄧既有功於漢又受鄧

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鄧乃上書請

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

以慰藉之良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時陳倉人呂鮪

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鄧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

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

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為馬鈗刀不可強扶

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周禮校人掌六馬而色青賈誼云鈗刀為鈗言駕馬鈗刀不可強扶持而

也齊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

馬者比三且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

欲賣之比三且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

而顧之臣請厭一朝之價伯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

託驥尾得以絕羣

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

謀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敬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

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

得以數千百人躑躅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陽

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

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

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

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

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

漢中遣使以六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詔自以與述敵

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

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

詔因使討蜀以效其信詔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

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永宜謀蜀帝知詔欲持兩端不

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詔與來款

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款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

爵詔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

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款說遣子入侍詔聞劉永彭

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款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

後漢書三

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曰昔更始西部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也一旦

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

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而欲

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武羈旅危國以求

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

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

河秦外山而內河左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

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

日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

則涸矣神龍失執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

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

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

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

隴蜀說文曰騰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

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

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

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亡失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三

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
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

今荆州也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

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

又多設支閼支社障閼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叵猶遂也

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

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

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

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

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

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

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

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

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

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

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

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

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
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

以囂為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

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

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

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

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

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

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

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

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

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

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

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笄各崆峒山在今原州西一牛邯軍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眾圍來歙公孫

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

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

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

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

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為

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

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

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

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

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

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

議遵為太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

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

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觀

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是以功名終申策

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

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

黥布杖劍以歸漢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去愚就

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

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耶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

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躡大將十三人屬縣

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收躡將妻子奔西城

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育保上

邽詔告躡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

天啟二年刊

後漢書卷三

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

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事

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

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跽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

車駕東歸

潁川賊起故東歸

月餘楊廣歿跽窮困其大將王捷

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

心願諸軍亟罷

亟音紀力反

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何休

公羊傳云加割也

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

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

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跽歸冀會吳漢等食

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跽九年春

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悲憤

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跽初

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

王元周宗立

冀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款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

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羗縣西

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

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

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

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

王惠孟鏘鏘激昂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

天啟二年刊

後漢書三

百

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

○劉歆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

見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

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

援引也糾收也

假制明神

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

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

國

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一大國之間

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

百

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

區區兩都

隴西天水也

以禦堂堂之鋒

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

至使窮廟策謁

征徃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

有四方之桀

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

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

矣

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

為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

故未之聞也

若躡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

乎

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讓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光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

焉

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未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

稍增秩為郎焉

後父仁為河南都尉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

也而述補清水長

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

掾隨之官

皆自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三

七

迹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
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

正居臨印王莽改屬郡曰遵江太守曰卒正臨印今印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

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

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南雒縣也雒縣屬廣

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

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眾合數萬人逃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

成都虜掠暴橫迹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

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

辜而婦子係獲室屈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

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

皆叩頭曰願效死迹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

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

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

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齧東觀記曰初

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

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迹恃其地險眾附有自

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

縣名屬廣郡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

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

枚乘諫吳工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霸王之

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

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

士庶多往歸之印笮君長印笮皆西南夷國名皆來貢

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

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果食所生無穀

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

不書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

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

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地方數千里戰士

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

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

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

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

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能者

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

說文云八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

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

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

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

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

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

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在今梁州縣也故城將軍任滿從關

中下江州關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關中今東據扞

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

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皆拜為將軍遂

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

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也多刻

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

萬眾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

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

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始起據漢

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放曰案文走至南

陽略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眾數萬

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

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

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

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劉放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

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尅是時述廢銅錢

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黃牛

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惑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

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明漢

行也言孔子作春秋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至平帝十一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

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

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

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自德而代王

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

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

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

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

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為符瑞言不足倣倣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

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貴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

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躡稱臣於

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宰曰天生五材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典亂人以昔秦失其守豪傑並

廢廢典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

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

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

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

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臯問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

項羽射傷以土習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

就於滅亡也劉頌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隗囂遭遇

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

囂傳云名震西州流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

四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躡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

友處士章句謂鄭興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

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

不為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

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

次而歸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下必至沮潰天水

光武崇禎三年刊

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即王氏

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

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

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四拱手

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

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

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

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

鄒陽云周用鳥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

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躄欲為西北也述然邯言欲

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

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

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

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

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

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駟鑾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關戟皮軒鑾

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

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

天啟三年刊

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
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躡
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躡躡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
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
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
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
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
破者復如此矣俄而躡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
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
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

巫及夷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陝州宜都縣西

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

也在今陝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

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

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

縣名故城今在眉州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

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

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

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欵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欵

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

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

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
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也此類開示恩信勿以來歛岑彭

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

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
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表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

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
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

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橋也李膺益州記
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

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城

宮軍至咸門城咸門北有二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

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

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

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脅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
午奔陣刺述殺之

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

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

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

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

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

觀放麩發奏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麩使秦西巴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愛之盡一孟而攻拔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囑資能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

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

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其起所以慙魏侯

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及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

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沉首街王者異日談也寶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

違江山難侍違猶去也

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濟左傳曰許男面縛街壁以見楚子璧五也

隗郎公孫述列傳第三終 後漢書十三

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
 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
 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
 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
 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
 萬南渡潢淳水酈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黃
 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
 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作諄
 者誤。劉放曰潢字據注唯當作黃臨泚水阻兩川
 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
 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
 宜秋宜秋聚名在泚陽縣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

常傳伯升於是

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

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
 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漬阜軍望
 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
 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
 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金甌鼓
 行而前破金甌示必死也鼓無所畏也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
 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
 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四

二

升像於塾曰起射之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埽案說

文云射集也廣雅享的也享音之允反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

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逐不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

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

前書宋義曰戰勝非則兵疲我承其敝非

計之善者也今日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

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

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更始竟不能發及

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

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

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

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武深疑之常

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

稷數陷陳漬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

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

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

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

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

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

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

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遷梁郡太

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作建

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

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

續漢志奉

車都尉比二千石無負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

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

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

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

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

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自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

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宗尊為小君

諸侯之妻稱曰小君

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節

輜輶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

聞妃后踰闔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

入有牖戶之固始不至如譖者之言

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訴加

馬曰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肅刑三千莫大不孝朕

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為燕湖侯

燕湖解削剛戶三見燕湖解削剛戶三

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

者墮毀也其

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爾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

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

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

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

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文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

之破家厚土豈游俠下客之為哉

下客謂毛遂也其慮將

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

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

信先成於敵人

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

救岑彭以顯義

初彭守地食盡降漢

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若此足以見

不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歸德侯

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也

難於隱微而發嗚呼古人以蜂蠶為戒

蠶蠶也左傳戒文仲謂魯君曰

君其無謂邪小蜂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北海靖王與建武二十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

君娶同郡樊重女字

嬭都文嬭問反說

嬭都性婉順自

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

男伯升次仲次光武次女黃次元次伯嬭皇妣以初起

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

長公主伯嬭為寧平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

爵元為新野長公主五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與其歲

試守蒞氏令為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

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與收申案論即申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

縣理寬獄有小過親事四年主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

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改魯國益東海

續漢書曰二郡二十

九縣租也故徙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

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曰

五

縣侯顯宗器重與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
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
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人侍親誦出則執轡乘輿
居中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曰是諱債益廣永平中法憲頗
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
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召而謂之曰朝
廷設問寡人天子也請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
孝慈仁敬賢樂上臣雖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

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意之行也

大

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
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
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
帛贖之睦能屬文又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
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
牘十首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
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
封基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
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

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請廷尉
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
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
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
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
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
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
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此文苑傳
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
篇

趙孝王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
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

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請納
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
肅良復譖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
何時請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若乎

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
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

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
幸宗族單袴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更始立以良為

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
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

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于

節王栩嗣栩音况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

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

永元二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

立二年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

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

小妻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

門東觀記曰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城金

盜取亭席金與亭席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

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

縣屬趙國城在刑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為

內馬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傳堅輔以禮義

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

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

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

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光武族兄春陵康侯

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

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

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

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元帝

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

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

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

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

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安眾康侯丹長

沙定王子崇即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

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

也敞怒叱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

就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裕

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

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曲社稷傾覆

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

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紆援樹黨

乃為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為

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

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

弟宗族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

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早於公尊

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

大夫後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社

順治十七年刊後漢書四

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
 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
 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
 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
 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
 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
記曰
社以建武二年
三月見於懷宮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
 馬衣服追謚敞為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
 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
 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

為春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取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

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

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晉夫晉夫

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

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
神之名也置晉夫佐吏吏當

作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

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傳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
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

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

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歛終東奔洛陽

建武二年立歛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川縣也十年歛

薨封小子煇為堂谿侯煇字林云灼也音克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溪亭煇或

作奉歛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

為郎侯郎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郎音其紀反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

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歛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

之起茂自號劉先職亦聚眾京密間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

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

南眾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

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

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春封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

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南浮

弟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

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

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

亭侯南木又平更又以討蓋蓋大大律律軍軍外外顯顯華華也

安城李侯賜傳又曰大大新新書書分分為為大大同同封封孫孫共

安城李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

郡今梧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

信賣田宅同拋晉文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四 三

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欲爲報然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皆亡命逃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

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又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未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

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

伯升起置六部之兵

後赤眉破

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卽

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

二年封爲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十三年更增戶

邑定封爲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

讜私時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

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

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

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

東坐楚事

謂楚王英謀反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

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

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

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

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陵

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開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

為燕王順為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

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侯

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

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

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

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

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

念舊恩封順弟子二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

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毋隨

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潁川

潁上縣西國為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

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

記曰梁字季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

軍暴病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天啓二年刊後漢傳四

順陽懷侯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春陵憲字翁君

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

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

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

及攻破宛封新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

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

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

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

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起南鄭嘉收散卒得

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

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復與延岑連戰

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至陳倉嘉追

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

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鄠元水經大注曰涇水東經九峻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

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毅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

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

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

因來歙請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

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

後漢傳四

秋復封嘉子廡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

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亡我

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終

後漢書十四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後漢書十五

李通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

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

識記為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

也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

事謂驅使小官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百

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

之且居家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

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

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

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

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

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

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車光武初

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

極歡通因其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

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

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

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財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

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欲劫前隊大夫及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

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因以號令大眾乃使光

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

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

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

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請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

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

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

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

督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

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
 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
 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死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
 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
 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
 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
 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
 主寧平縣屬也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
 侯拜大司農帝毋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
 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

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延

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

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略定

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

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

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

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

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

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

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

天啓二年刊

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瘡首疾鄭

玄注云瘡酸削也

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

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

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

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

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

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

壽嗣

東觀記曰黃

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

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

眾宗室會見

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

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

並受

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

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

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

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註云妄之言望

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

哉望之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昔蒙穀負書不徇

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

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植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

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

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

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
豈患無君乎遂奔於歷山也
昭王伐齊潛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
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卽墨後齊田
單以卽墨擊破燕軍悉
復所亡城故曰雪也
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
時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

因家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

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爲偏裨攻傍縣後

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
續漢志曰南郡
編縣有藍口聚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萇谿
萇音

力于劫略鍾龍間
盛弘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
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

縣東北有衆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
三鍾山也

鄉名故城在今隨遂北至宜秋
續漢志曰南郡
有宜秋聚也是時漢

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

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

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

從之利
以利合
曰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

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

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

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

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

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哀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
 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
 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
 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
 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
 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
 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
 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
 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
 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

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
 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
 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
 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沛疑作南還入昆陽
 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
 太守事令專命誅賞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
 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
 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
 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

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

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

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
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
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

言執策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
以從之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
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

廷尉行南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以為天下
陽太守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

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

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

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封山桑

侯山桑縣屬沛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

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

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

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

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

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

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

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東觀記曰沛六年

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

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

一

次與諸將絕席漢官儀曰御史大夫

常別擊破隗隗將高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遣將過烏

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

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

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庶嗣三十年徙封石城

侯石城故城在幹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傳

鄧晨字偉鄉南陽新野人也世世二千石東觀記曰

州刺史祖父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

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譙語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東

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

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

罪之新野宰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

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成夏斬人此天亡之時

也王莽地皇九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越謹犯往時

會宛獨當應耶光武笑不荅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

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

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撓

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

遇害漢兵退 餘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

族皆悲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

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為備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

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

下之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榮陽東鄭更始

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剗走信

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

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

古字通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

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退封謚元為新野

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吳房今豫

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

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

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

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

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

稱之常為翼州高第中山屬翼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二年更

封南繼侯繼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

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

十萬復遣歸郡晨興鴻卻陂數千頃田

鴻卻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

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

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

郡也

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

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

人私府長食官長末巷令家令各一人也

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

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

武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末建元年

卒無子國除

來歙傳

來歙字君叔

歙音許及反

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

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

父仲

東觀記仲作冲

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破生歙光武

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

乃收擊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

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

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

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東觀記曰解所披襜褕以衣歙

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

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

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

鄴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

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器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歛

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

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歛入質拜歛為中郎將時山東

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歛喻旨囂將王元

說囂多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

山狐疑不決也歛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國家以君知

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

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言言之決在於今日欲前

刺讎起入部勒兵將殺歛歛徐殺節就車而去踰愈

怒王元勸歛殺歛使牛邯將兵圍守之讎將王遵諫曰

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

與器不可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

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

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

鄭人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

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

陛下之外元也光武之始子言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

後漢傳五

十一

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

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邑易子而食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

之命哉歛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乘

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

年春歛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

歛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也番音番

帝元封四年李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河湟今隴州河湟縣也徑至略陽斬關守

將金梁因保其城詔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

帝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乃悉兵數

萬人徑略陽斬關漢書曰漢高祖六年漢軍破秦軍於藍田萬

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而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

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踰衆潰走圍解於

累置酒高會勞賜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歛妻練

千匹詔使留屯長安采監護諸將歛因上書曰公孫述

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

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

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及於趙代其將今西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州新破兵人疲餓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

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沂積穀詔歛率征西大將軍馮異

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

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

拔落門聚名也解隗見老武紀頭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

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頭招懷其首豪遂得為

用及頭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

郡不能討歛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

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

餘頭殺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采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

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惟望歛乃預倉廩轉運諸縣以

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歛與

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

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歛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歛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

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

子弟泣乎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

所誠歛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

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

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

骨留咽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

天啓二年刊

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歛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歛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編素臨弔送葬以歛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也子裒嗣十三年帝嘉歛忠節復封歛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哀卒以稜子歷為嗣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

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

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

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竄歷母為長公

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

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

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實於帝為

元舅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女臣誣奏楊公傷

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

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

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為聖令新繕修犯土禁不可
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
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求遂誣譖男吉昏幽囚死家屬徙
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
構譏太子及東官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
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
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
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
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音秀留也是日遂廢太
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

扶況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

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

太中大夫朱伉伉音丑第五頡頡音下中散大夫曹成

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秩百石持書侍御史

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長樂未央殿

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俱詣

焉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

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

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

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譴評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
 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
 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
 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佛然字林曰佛鬱也廷詰皓曰
 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臣近也通猶共也近大臣乘
 朝車處國事固復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
 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
 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
 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出閭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
 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西於是遷為衛尉祿諷劉璋問

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佺佺音丑施延陳光趙

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

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

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

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

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

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

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識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少公

雖孚宗卿未驗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識其事王常知命

功惟帝念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款款君叔斯

言無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劍小雅采芣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後漢書十五

鄧寇列傳第六

後漢書十六

鄧禹 子訓 孫騰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

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

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

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

不願也光武曰即如何欲為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常云欲何為

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

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問私禹進說曰更始雖

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屈音求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
 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
 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
 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
 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
 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
 陽樂陽縣名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
屬常山郡

禹進多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咸服光武舍城樓上披輿
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真人也

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
 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
 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
 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
 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
 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
 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集
 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威

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為軍帥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慮字或為憲字馮愔為積弩將軍梁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

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於

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匡

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

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

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

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

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

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

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

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鄯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

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

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

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

姓不親五品不誦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

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

鄧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鄧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

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

乘欸左輔卽左馮翊也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

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見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

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

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

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柱以勞來之

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

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

之積仰猶特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

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

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

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

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
邠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

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

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
羊傳曰天子所居

曰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

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

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
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

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

帝

○劉放曰案文遣使以聞即是
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

帝問使人愔所親愛

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

報禹曰縛馮愔之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

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由始諸將王匡胡殷成

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

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

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

廷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

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

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

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粟菜。劉放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飢餓例帝乃徵皆食粟菜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楯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宣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曰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北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執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其見尊寵臣當令東如賓故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

尊如賓故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

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
 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
 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
 兵長史率五營屯雁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
 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劉
檢和帝記有事字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
明此少一事字也密侯震卒于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
 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
 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
 子襄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襄卒長子

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

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

西縣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

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

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

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也特進在三公下其次列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
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限諸侯也
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劉放曰注限諸侯
案限當作限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
事在獨斷也滿數上書長樂官諫爭冥宗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

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

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皆

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

之詬罵也音許許許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

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

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

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斯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

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羸糧

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羸檐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

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

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

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褫音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衮龍之服也謂禹為赤

眉所敗止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

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

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

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

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

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問巡聲起往問之巡曰

冀得火以慰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

其背復呼同廬即共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從都慮至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六

六

羊腸倉

鄜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兵晉陽西北右陞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

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

欲令通漕

水運

太原吏人苦役連

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乙賣反

前後沒溺死者

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鈞謂曲者也

知大功難

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

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

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

漢官儀曰

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

訓撫接邊民

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

幼樂隨訓徙邊

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贏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

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

泥一襪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

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瘡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

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八年舞陰公主子梁彥有罪訓坐私與

扈通書徵免歸閭里

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

元和三年盧水

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

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

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盟小事曰詛衆四

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

兵者二三千騎劉放曰案前書皆但此誤出者字皆勇健富彊每

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

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

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

留事故也東觀記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稽故字作諸故也

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

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

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

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

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

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隄水縣也

皆言漢家常欲關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

養其中少年勇壯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

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

兵刃使醫藥瘳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

諸羌種使相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

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

塞掩擊迷唐寫谷陳慤記曰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

牛羊萬餘頭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居頗巖谷衆

悉破散其奉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

令長史任尚之縫革為船置於箬上以渡河也

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

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

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

一種謂迷唐也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

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

款塞納質於走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

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

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

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

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也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閭

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

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

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

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尉時吏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偃偃歎息

曰此義也建偽音於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

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

持節三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

平壽縣屬北海州北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

儻京儻弘閻儻及女弟為貴人

儻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

儻三遷虎賁中郎將京埋弘閻皆黃門侍郎

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儻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始自儻也儻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

帝崩太后與儻等定策立安帝儻遷城門校尉

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儻兄弟常居禁中儻遜不欲久在內

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儻上蔡侯

惲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

南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食邑各萬戶儻以定策功增邑

三千戶儻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聞關音闕間關猶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過以外

戚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

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

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

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

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

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猥曲也伏聞詔書驚

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退自

萬曆十年刊

後漢書

二

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

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

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

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太后不聽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

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

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

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

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隲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

中郎將迎拜隲為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

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

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灾

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常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北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外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荒

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役

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殺諷殺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祜李邵陶

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

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

以聞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

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第並

居家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騰還輔朝

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

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

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幸

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事伏生武帝時人

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

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

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騰等復辭不

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

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

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幕府賜玉衣梓官便房黃腸題漆輜輶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也後以

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

年又封京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

年惺闇相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

乃封惺子廣宗為葉侯闇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

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勲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

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誠也檢勅宗族闔門靜

居騰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

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騰騰畏

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

及大歛帝復申前命封騰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

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

置帝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官人先有受

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閻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

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帝聞

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

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騰以

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騰

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

忠皆自殺又徙封騰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騰與子鳳並不食

而死騰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

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

農朱寵痛騰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襯襯親身袒也上疏追訟

騰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

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

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騰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

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五

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遂令隲等罹此酷

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子鳳凰從弟廣宗忠也屍骸

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

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

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為隲稱枉帝意頗

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

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

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隲無辜乃詔宗正

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

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

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守治理有聲

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甫德更召徵

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聞妻耿氏有節操痛

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

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

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封

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

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

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

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

侍中將大夫郎謂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

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閹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

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

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

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

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重而在

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來主在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

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

地既害之也隙開執謝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

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隲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

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樂教忠于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教樂教

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教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共可圖乎教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

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

太守耿况甚聖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

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

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

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

崇禎三年刊

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際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至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公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

崇禎三年刊

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鞏温並今洛州縣臨黃河故曰鞏河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

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尚駕也擊車人絕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

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

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

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

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

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

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

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

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

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

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

穎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

免數月復拜穎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

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

在汝南部將殺人於穎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

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

還過穎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

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

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

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

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滹池秦王

請趙王鼓瑟秦王御史書曰某年某月

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

釋為擊在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在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以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城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

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

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

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

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敢三年遣使者

即拜為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

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

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

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

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

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

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誑亦誤也音挂

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

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

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

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待詔馬援招

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

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國囂於冀及漢軍退峻

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

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上武威太守梁統等

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

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西必懷

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令士馬疲倦方履險

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反汧

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

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

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

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

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

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

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

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六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人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浹侯浹縣屬沛郡後徙封損扶柳侯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

初間

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

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

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

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

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

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

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

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

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

自出

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
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

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

也生齒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

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

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

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

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

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

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必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

質確其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

也易次上六曰繫于微墨實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

承旨發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

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請闕披肝

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與

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鷹並

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

剖棺露齒耳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昔文王葬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

枯骨解見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晷順紀

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不殺然通房之葦牧牛羊今殘酷

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與虛誣

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

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觀之明拒讒慝之謗

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

春夏息故不宜怒矣 淹恚不為順時意遂馳使郵驛

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

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負史記曰楚人

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諸殺者奢子負字子胥 漢求季布

奔吳楚購之得伍負者賜粟五萬石爵執主 無以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 臣遇罰以

來二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而陛下

疾臣愈深有司外臣甫力甫始也止則見掃滅行則為

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

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

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

元惡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鑄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 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

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

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肺石連而闔闔九重闔闔天陷筭步設舉趾觸罟罟罟罟

窮人

日罽兔網也置亦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求無

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離匹夫離之則一國盡懼左傳

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離匹夫懼者其衆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陰陽

易位當爇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夏降霜雹仲夏行冬令

則雹來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

風者天之號令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

所以遺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

欣悅議獄緩死之時易中乎象曰君願陛下思帝堯五

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

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固不

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

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沈江湖之流弔子胥

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誅吳王賜屬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

自別於世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禮人

有言孤死正首丘仁也楚誦曰願徑逝而未托胃王怒

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

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楚詞

九死而未悔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

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

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

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

深父乃與象共下土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

賈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

子胤公用驪姬之讒而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

教申生事見左氏傳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

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死命使臣一門

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

血漣如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冠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

隱靜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埒等係兵轉食以集

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

鄧寇列傳第六屈於賈復

後漢書十六

